

# 建构叙事勇气：《凝视太阳》的老龄伦理书写

## Constructing Narrative Courage: The Ethics of Aging in *Staring at the Sun*

陈钰冰 (Chen Yubing)

**内容摘要：**作为朱利安·巴恩斯的早期代表作，《凝视太阳》并非一部平淡无奇的女性成长论，而是聚焦死亡议题与生命本质的深刻文学探索。本文以老龄伦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小说中飞行器蕴藏的生命隐喻与计算机引发的哲学思辨，结合女主角婕思与其子格雷格利面对死亡的伦理选择差异，揭示了科技理性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的局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具身化的生命体验实现对死亡的伦理回应。本文认为作家旨在构建一种以叙事勇气为核心的老龄伦理形态，将勇气从一种宏大的英雄品质与美德遗存，改写为平凡个体面对衰老与死亡的生命态度，并最终成为建构生命故事的内在实践动力。这一伦理构想清晰地展现出巴恩斯的思想从个体存在哲思向社会伦理关怀的过渡与深化。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老龄伦理；叙事勇气；死亡

**作者简介：**陈钰冰，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structing Narrative Courage: The Ethics of Aging in *Staring at the Sun*

**Abstract:** As an early representative work by Julian Barnes, *Staring at the Sun* transcends the conventional female bildungsroman, offering instead a profound litera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dopting the lens of aging eth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fe metaphor embodied by the aircraft and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prompted by the computer in the novel. By contrasting the ethical choices of the heroine Jean and her son Gregory in facing mortality, it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n alleviating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explores how an ethical response to death may be realized through embodied lived experience. The study contends that Barnes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form of aging ethics centered on “narrative courage”—a concept that reframes courage not as a heroic relic, but as an everyday attitude through which ordinary individuals confront aging and death, thereby transforming it into an intrinsic impetus for

shaping one's life narrative. This ethical vision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evolution and deepening of Barnes's thought from individual existential meditation to broader social ethical engagement.

**Keywords:** *Staring at the Sun*; narrative courage; ethics of aging; death

**Author:** **Chen Yubing** is a Ph.D. student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392825153@qq.com).

当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 因《福楼拜的鹦鹉》 (*Flaubert's Parrot*, 1984) 声名大噪时, 同期创作<sup>1</sup>的《凝视太阳》 (*Staring at the Sun*, 1986) 却长期被置于学术讨论的边缘, 并因被认为缺乏冒险精神而令部分评论家颇感失望。<sup>2</sup> 直观而言, 小说并未追求叙事形式上的先锋实验, 而是以沉静的笔触完整摹写了女主角婕恩·萨金特的百岁人生。安德鲁·泰特 (Andrew Tate) 曾将《凝视太阳》概括为“一半是讽刺性成长小说, 另一半是观念小说 (novel of ideas)” (转引自 Childs 52), 基本代表了学界视其为哲理性成长小说的共识。但细察文本可以发现, 《凝视太阳》对老龄生活的描述占据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sup>3</sup>, 描写童年与青年也多通过高龄老人的回忆视角切入, 与常规成长小说聚焦青少年阶段的叙事模式有所差异。<sup>4</sup> “生命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 (林斌 31)。若将小说理解为一种在生命后端展开的成长叙事, 它的主题就不再局限于青春时期的社会化进程, 而是衰老个体在面对时间有限性时所进行的认知调适与精神成长。基于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 我们得以聚焦作品中长期被既有研究忽视的老龄维度, 进而考察其独特的老龄伦理内核。

面对全球范围内席卷的老龄化浪潮, 老龄伦理逐渐成为公众讨论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 老龄伦理研究开始在西方学界兴起, 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sup>5</sup> 在既往研究中, 克里斯托弗·西蒙·沃勒姆 (Christopher

1 在创作《福楼拜的鹦鹉》之前, 巴恩斯已书写了三万多字《凝视太阳》的文本。参见 Patrick Mcgrath, “Julian Barnes,” *Bomb*, 1987. Available at: <https://bombmagazine.org/articles/1987/10/01/julian-barnes/>. Accessed 16 Jan. 2025.

2 参见 Merritt Mosley, “Staring at the Sun,” *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7, 93.

3 据笔者统计, 全书内容共 220 页, 从 99-220 页的内容开始探讨婕恩的老龄生活。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参见 朱利安·巴恩斯: 《凝视太阳》, 丁林棚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年。

4 常规成长小说的叙事形式可以歌德的《威廉·瓦斯特的迈斯特的成长时代》为例, 主要以主人公认识自我, 融入社会, 并发挥自己的信仰与使命, 多集中在青少年时期。参见 韩加明编: 《欧美文学论丛第十辑: 成长小说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1 页。

5 参见 James E. Thornton, *Ethics and Ageing: The Right to Live, the Right to Die*, Vancouver: UBC Press, 1988.

Simon Wareham)总结了两种老龄伦理的研究范式,一是理论导向型,旨在构建适用于处理老龄议题的规范性伦理框架<sup>1</sup>;二是问题导向型,着重在基本的伦理概念范畴内对具体的老龄困境展开探讨<sup>2</sup>。与此同时,他指出现有的老龄伦理研究被窄化于老年阶段,主张将研究范围拓展至生命全程进行考察<sup>3</sup>,再次提供了将《凝视太阳》作为老龄伦理研究文本的学理依据。2022年出版的《剑桥手册:老龄伦理》(*Cambridge Handbook: The Ethics of Ageing*)则首次以专著形式梳理老龄伦理,认为老龄伦理意在“探讨与老龄化进程密不可分的伦理议题”(1),将“美好生活”(good life)确立为探讨老龄伦理的首要主题。国内研究紧跟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起步较晚,倾向于从国家治理层面切入老龄伦理研究,将其视为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sup>4</sup>在文学语境下,有学者以当代美国戏剧为研究对象,融合文学老龄学的研究资源,将老龄问题与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相结合,为我们探讨老龄伦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sup>5</sup>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视域下,“伦理”主要指文学作品中构建的、用以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sup>6</sup>本文借鉴这一定义,并结合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将老龄伦理界定为围绕个体衰老过程及社会老龄化现象所产生的伦理危机、道德关系与价值判断的总结与反思,重点关注老龄群体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关系,其根本目标在于引导老龄群体实现走向更为良善的生活。

《凝视太阳》通过对婕恩及其子格雷格利两位角色的塑造,为老龄群体应如何生活提供了别出心裁的伦理回应。论及创作初衷,巴恩斯坦坦言自己“计划写一部关于勇气的书”(Bruckner 3)。这一创作意图在小说主题上得到充分地展现。“勇气”(courage)与“勇敢”(brave)作为小说中的高频词汇<sup>7</sup>,构成了文本抵达伦理命题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巴恩斯如何通过“勇气”概念的文学重塑,传达一种新型的老龄伦理思想。为回答这一问题,下文首先梳理勇气的概念谱系,阐述文本建构的叙事勇气内涵,进而

1 参见 Frits de Lange, *Loving Later Lif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5.

2 参见 Martha B. Holstein et al, *Ethics, Aging and Society: The Critical Turn*, Berlin: Springer, 2010.

3 参见 Christopher Simon Wareham, “What is the ethics of Ageing?,”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 (2018):128-132.

4 参见 郭笑雨:“践行积极老龄观:老年形象、老龄文明与伦理进路”,《云梦学刊》3(2024):104-115;樊浩:“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探索与争鸣》1(2023):71-80;周琛:“‘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学海》4(2016):178-183等相关论文。

5 参见 李晶:“当代美国戏剧的老龄伦理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21):114-119.

6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7 据笔者统计,“courage”在文本中共出现35次,而“brave”及其相关词形(如“bravely”、“bravery”、“braver”等)共出现54次。统计使用版本为 Julian Barnes, *Staring at the Sun*, London: Vintage Book, 2019.

借助飞行器<sup>1</sup>与计算机两个关键意象，对比剖析婕恩与其子格雷格利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与伦理选择差异，最终总结巴恩斯在《凝视太阳》中塑造的老龄伦理形态。

### 一、勇气的伦理重构：从传统美德到生命实践

在西方文化里，勇气作为一种美德的阐释，承载着悠久的哲学传统。早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勇气与智慧、节制、正义并列为城邦的四种美德，奠定了其作为公共德性的地位；而在《拉凯斯》篇中，苏格拉底则在对谈中展现诠释勇气作为美德的复杂性与开放性，认为它既非单纯的“灵魂的支持”（柏拉图 50），而是跟随主体与视角变化的含混的复合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进一步将勇气系统性地纳入伦理体系中讨论，将其阐释为“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并在讨论“具体德性”时开宗明义，强调勇气是“对待激发信心或恐惧之事时的适度”（81），赋予了勇气可操作与可衡量的实践定义。及至近代，勇气也被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视作所有的道德品质之首<sup>2</sup>，提升至德性序列的顶峰。

小说中“勇气”的首次出现，正承载着上述美德传承的教育使命。它来源于婕恩卧室内悬挂的道德教育挂画。勇气与勤劳、诚实等其他美德并列其间，构成她稚嫩认知中德性体系的初始来源。<sup>3</sup>基于童年有限的生活经验，婕恩开始对各类道德品质进行具身化解读，并因为治疗百日咳乘坐飞机后的亲身经历将勇气与乘机相勾连，由此开启了与飞机的不解之缘。随着婕恩的成长，有关勇气的伦理教育从静态的图文展示转向动态的生命经验讲授。二战时期借住在婕恩家中的飞行员普罗瑟，通过口述的战斗故事不断丰富她对勇气的理解。就勇气形态而言，血气之勇（physical courage）是一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它用来形容男子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时的韧劲，呼应了勇气长期以来“被狭义地理解为在仇杀或战争中直面死亡的能力”（Miller 189）。在广义上，勇气不局限于对抗身体威胁的“血气之勇”，更可以被拓展至一种在日常生活面对恐惧、失败、孤独等负面情境时依然坚持价值信念并采取行动的生命姿态。小说中，普罗瑟在战场上展现的勇气形态即是最基础的血气之勇，他独自驾驶战斗机英勇与敌机缠斗，通过直接的身体对抗完成对勇气的表层诠释。更重要的是，他飞行时勇敢凝视太阳的亲身经历，不但催生了婕恩对天空的热切向往，而且为她建构了一种超越战场英雄主义的勇气认知。与普罗瑟相关的飞行意象反复出现在婕恩后续的人生中，使她逐渐领悟到真正的勇

1 本文所称“飞行器”，即通常语境下的飞机。在小说原文中，该交通工具被飞行员普罗瑟称为“aeroplane”，此处依从文本，沿用“飞行器”这一译法。

2 参见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Vol. 1, London: Charles Dilly, 1791.

3 参见 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丁林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气并非无视危险，而是在明知代价的前提下仍坚定自身的选择，清醒注视生命真相。

最终，勇气在婕恩身上完成了从外化的伦理教育到内在的生命实践的转变。威廉·米勒（William Ian Miller）在《勇气的奥秘》（*The Mystery of Courage*, 2000）中曾研究过勇气叙事的表达形态，认为其存在与男性深度捆绑的性别特征。读者在叙事中鲜少能寻找到“兼具女性特质又彰显勇气的理想体型”（189），与此同时，在年龄上，“勇气叙事也极少关注老龄群体，因为衰老本身消弭了性别”（189）。而在《凝视太阳》中，巴恩斯却反其道而行，切入这一概念罅隙展开文学实践，使勇气成为老龄女性主角婕恩的行事动因。他本人也在访谈中坦言勇气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美德，但仍存在其他形态的勇气被他选择性地呈现在小说当中。<sup>1</sup>在其笔下，婕恩的生命轨迹完整地呈现了勇气概念的嬗变过程：从童年时期将勇气稚拙地界定为“有胆量坐飞机”（巴恩斯 17）<sup>2</sup>，到怀孕后选择逃离无望的婚姻，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与女同性恋者拉切尔同居，最后到临终阶段以“凝视太阳”的姿态直面死亡。勇气支撑着她人生阶段的每一个伦理选择<sup>3</sup>，实现了从外在性英雄品德向内在性生命态度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终极形态即呈现为叙事勇气。它既是对传统勇气概念的承继，二者皆与人类面对恐惧与危机时的坚韧与抉择；更是对它的超越与重构，将其核心从外在的、瞬间性的英雄行为，转向持续一生的内在伦理实践与意义建构过程。主体勇于对自身碎片化、创伤性生命经验进行存在性接纳与叙事性整合，最终建构具有完整性与主体性的生命叙事。

就文本而言，叙事勇气最深刻的践行场域正是对死亡的凝视与解读。小说中既描写人物的具体死亡事件，更存在对死亡本身持续性的哲学探讨。为进一步展开论述，小说分别以飞行器与计算机作为不同世代的人造技术隐喻，对应人物面临死亡时的两种伦理选择，进而从身体与精神两个维度对叙事勇气的内涵展开正反面阐释。对婕恩而言，飞行器是晚年拓展生命体验的载体，更是叙事勇气的物质化身，助其走向生命圆满；对其子格雷格利来说，计算机是科技依赖的符号，亦是消解叙事勇气的理性工具，令其陷入存在困顿。二者的对比表明，尽管技术媒介更新迭代，但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求索，最终仍须回归到以具身体验为内核的叙事勇气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勇气”有别于一般的生命叙事，更强调个体在行动与能力层面的能动性：其核心并非仅关注个体所经历的故事内容本身，而更在于个体是否

1 参见 Patrick Mcgrath, "Julian Barnes," *Bomb*, 1 Oct. 1987. Available at: <https://bombmagazine.org/articles/1987/10/01/julian-barnes/>, Accessed 16 Jan. 2025.

2 本文有关《凝视太阳》的引文均来自 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丁林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3 伦理选择的概念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6-270页。

具备主动投入体验、勇敢进行叙写，并最终为生命建构出完整故事形态的内在力量。

## 二、以飞行器为载体的具身实践与叙事勇气

纵观飞行器物质史，它从构想、研制到问世的过程始终承载着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无论是中国明朝万户身绑火箭、手持风筝飞天的悲壮尝试<sup>1</sup>，还是西方近代先驱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的滑翔实验<sup>2</sup>，无不凝聚着人类对挑战极限的渴望与对自由世界的向往。1903年，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研发的飞行器首次实现可控动力飞行，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物理空间边界，更使飞行器成为人类突破桎梏、探索未知的精神象征。《凝视太阳》对飞行器的书写逻辑正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在小说中，飞行器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意象，既是生命历程的深刻隐喻，也是叙事勇气的外在象征。其象征意义随着女主角婕恩的成长与衰老而不断深化，最终成为她直面死亡并整合生命意义的关键载体。

在精神层面上，飞行器是婕恩缓释心理焦虑与激发精神能动性的渠道。青年时期的婕恩遭受性别角色带来的身体痛楚时，常以飞行想象作为精神寄托。当躺在病床上的她尝试学习在体内放置女性避孕套时，就将现实的医疗场景转化为一场高空翱翔，想象自己“正坐在一架黑色的飓风式战斗机里，身旁的云如流水一般涌过”（62），并将医生的指导想象为“空中指令”，引导她“飞越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英吉利海峡上空”（63），以此舒缓紧绷的身体与焦虑的心情。飞行器的诗意转译帮助婕恩暂时悬置了生理痛楚与性别束缚，她也在想象中重获了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是叙事勇气得以萌生和持续的内在心理前提，为婕恩后期成为勇气实践主体奠定了基础。

在行动层面上，飞行器是婕恩拓展生命维度与收集叙事素材的实践工具。当儿子格雷格利长大独立后，老年婕恩用丈夫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支撑起持续的自主远行。她借助飞机这一现代交通工具，主动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拓展认知经验，持续构建属于自身的生命故事。正如富恩斯特所言，“简的飞机取代了扫帚柄，她是一位现代的女巫”（Fuentes 3）。飞行器的存在帮助她突破了主流社会对老龄群体静态衰弱的刻板想象，更支撑着她反叛既定秩序，追求精神自由的姿态。婕恩的足迹不仅遍及欧洲、美洲，更远至埃及、中国等东方国度，亲历世界七大奇迹。当她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面前时，感觉“眼前的景致不再需要被翻译成文字，不再需要被报道，被讨

1 万户飞天的故事在中国本土史料中暂未见直接记载，其传说最早源于20世纪西方著作的转述。根据美国学者赫伯特·瑟姆（Herbert S. Zim）《火箭与喷气机》（*Rockets and Jets*）一书中的描述，一位名为“Wan Hoo”的中国明朝官员曾进行飞天实验。参见 Herbert S. Zim, *Rockets and Je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5.

2 参见英国DK出版社：《飞机全书：一部清晰可见的历史》，王亚男等译，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论，被注解”（114）。此时，飞行赋予她的已非疏离的景观，而是一种在场的身体感知。她在旅行中主动感受、收集并整合这些震撼的知觉体验。这正是叙事勇气在行动层面的体现：不断以新鲜经验扩充可供生命叙事的内容，抗拒可能因衰老带来的体验闭锁。

在意义层面上，飞行器是贯穿婕恩生命历程的线索，使时间流逝与生命蜕变得到具象呈现。当小说在描述婕恩衰老时，便巧妙借用了飞行器外观来形容人变老后的皮肤变化：“开始的时候皮肤似乎很紧，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会松垮下来，产生皱纹，就好像你给它喷上了水，涂上了涂漆”（178）。小说通过“给飞机喷漆”的比喻，将机体的老化与人体皮肤产生的松弛与皱纹相类比，直观地展现了流逝的时间给生命留下的物理痕迹。在飞行器的镜像对照下，衰老不再是孤立的生理现象，而被赋予了一种可见可触的物质形态。这种生命隐喻的基础，早在婕恩的童年与青年时期就已埋下伏笔。如前文所述，婕恩对飞行器的兴趣始于童年：她仰望天空，与莱斯利舅舅玩向天空呐喊的游戏，却因此患上百日咳，又因治疗机缘获得首次飞行体验，乘坐德·哈维兰飞机掠过塔桥上空。青年阶段倾听飞行员普罗瑟的航行故事获得成长经验，进一步塑造了她对飞翔的向往与认知。因此，飞行器不仅是她生命各阶段的连贯线索，更成为她体认时间、经历蜕变乃至面对消亡的参照镜像。正是在与这一意象的持续对话中，她借由飞行实践了一种更深层的叙事勇气：她不再被动承受衰老，而是通过体验与记述飞行与衰老的交织，主动重构自身与时间的关系，将流逝的时间转化为可被述说的生命轨迹，完成对生命有限性的伦理回应。

最终，飞行意象的升华与生命意义的整合融为一体，也成为婕恩勇气的最突出表现形式。在生命终点，婕恩主动驾驭这一意象，将叙事勇气彰显于生命最后时刻的伦理选择。她在亲人的陪伴下乘坐飞机并凝视太阳，直面死亡本身，完满终结自己的生命故事。此外，她在游览世界七大奇迹之后，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事件编纂为“七大私密奇观”的清单，将自己的出生与死亡都定义为七大奇观之二<sup>1</sup>。世界七大奇观作为被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宏大文化符号，婕恩却仿照这一框架赋予自身生命同等的庄严性。这标志着她已彻底将生命意义内化。这种内化既不依托外部权威，也不诉诸超验体系，而是源于对自我生命经验的主动梳理与价值确认。这两个行为是文本中叙事勇气最极致的表达：她不仅主动设计了死亡的场景，使之成为个人生命故事中最壮丽的终章；更通过自我奇观化的叙事行为，宣告个体才是自身意义唯一合法的缔造者与叙述者。因此，飞行器不仅是叙事勇气的载体，其本身就是婕恩叙事勇气的组成部分，让婕恩老龄阶段的生活成为一种先将勇气写入行动，再将行动写入故事的持续性伦理实践。

1 参见 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丁林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

与母亲婕恩截然相反，飞行器在格雷格利内心自童年起就悲观地与死亡绑定，最终固化为一种现代性的死亡隐喻。当他送母亲登上飞机时，“总是能闻到汽油味并怀疑是某种烤焦的人肉”（110）。起飞时仔细倾听引擎声，他“唯一听到的只有歇斯底里的叫喊声”（110）。他将飞行器总结为工程师们发明的现代死亡形式，并视乘机为“恐怖的死亡时刻”（111）。这种恐惧同样起源于他的童年经历。年少时，莱斯利舅舅送他一架莱桑德式飞机模型，却因零件遗失无法复原；婕恩为安慰他，重新购买了新模型。然而，当格雷格利认真组装完成并进行试飞时，战斗机的引擎却在空中滑落，燃烧起熊熊大火。这次失败的飞行记忆，为格雷格利埋下焦虑的种子。然而，婕恩乘坐飞机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境表现。尽管她在多次飞行中遭遇意外颠簸与突发状况，小说却只用一句话平静带过她的状态：“只是沉思而已”（110）。这一反差不仅凸显了两代人对于同一技术产物的感知鸿沟，更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态度。格雷格利将飞行器异化为死亡象征，实则是将自身的存在焦虑外化为具象的技术恐惧；而婕恩的沉思则体现了一种经过漫长生命经验沉淀后的坦然接纳。她将飞行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内省的契机，使之成为叙事勇气生长的时间容器。

对格雷格利而言，飞行器深化的死亡焦虑，逻辑性地导向了他对死亡议题的进一步探索。随着年岁渐长，这一追问显得愈发迫切。与此同时，小说也悄然步入新的想象纪元——计算机与人工智能（AI）时代。引向了巴恩斯对死亡更具哲理性的思辨。

### 三、以计算机为表征的技术迷惘与死亡焦虑

如果说飞行器代表了叙事勇气的具身实践，那么计算机（及其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则象征着一一条试图绕过叙事勇气、依赖外部技术理性来解决死亡焦虑的路径。格雷格利对计算机的过渡依赖，演绎了当个体丧失以自身生命经验建构意义的叙事勇气时，如何被工具理性所异化，从而陷入更深的伦理困境。“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中评价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0）。要解读格雷格利的伦理选择，我们必须重返小说所虚构的未来现场。小说自第三部分起完全聚焦于婕恩的老龄阶段。此时，不仅主角本人步入暮年，连她三十八岁时生下的儿子格雷格利也已满头苍发，处于人生的晚期阶段。彼时，社会的大众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知识并没有真的进步，而是呈现出进步的表象”（178），这句叙述者的断言，尖锐地指出了技术乐观主义时代的认知幻象。在新世纪背景下，老年学作为显学兴起，与之相伴的却是一种荒诞的社会现象：老龄群体的自杀浪潮。这不仅是小说中的虚构情节，也折射出现实社会中当老龄化成为全球性问题时所引发的复杂生命伦理危机。技术进步并未带来生命意义的相应增值，反而加剧了存在性虚无的蔓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2001)中将自杀定义为“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死亡”(11)。小说中的“老年殉道团”选择通过自杀,甚至极端的自焚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其行动本身具有明确的意图与结果预期,完全符合迪尔凯姆对自杀行为自知性与主动性的界定。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自杀被包装成了一种重获主体性、彰显存在感的最后权益,一种对抗生理衰退与社会边缘化的极端解决方案。然而,这种以自杀为代价的抗争,却在媒体与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迅速变质,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文本所示,尽管社会表面上回应了老年人的诉求,却将其转化为娱乐化的景观。文中写道:“电视不仅让老年人被大众广泛地理解,而且把老年变成了一种时尚”,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一大批和青年人迈入婚姻的年迈的老年人”,政府不仅设立老年运动会,还“发行了老年名人肖像的邮票。这些现象共同勾勒出一种被媒介与社会活动重新定义的老年形象”(169)。社会看似通过婚恋自由、媒体包装、公共纪念与体育参与等形式赋予了老龄化以积极色彩,实则也在无形中将老龄经验包装为可消费、可展示的符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格雷格利萌生的自杀念头并非源于坚定的自我决断,而更像是在社会浪潮裹挟下的迷茫与逃避,试图通过提前终结存在来逃避对存在本身的恐惧。

为应对社会中盛行的自杀风气,小说中政府推行的“通用计算机工程”应运而生。该系统“存储了迄今为止所有语言出版的所有书籍的知识(171)。尤其是所谓的“绝对真理”(TAT)被植入系统,人工智能被彻底塑造为全知全能的新神祇,承诺提供关于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随着系统的普及,人们逐渐沉迷其中,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依赖。TAT系统象征着一种技术理性登峰造极后的自我神化,它力求以绝对的客观、严密的逻辑与无限的数据处理能力来解决人类最情感化与非理性的主观死亡恐惧。格雷格利初次使用计算机是为查询“为什么水貂有极其强烈的求生欲”(175)。这个看似古怪的问题虽来源于母亲,但实则是他自身求生本能与死亡恐惧的一种投射与转喻。他渴望在生物性的普遍规律中,为个人的畏死情绪找到一个科学的、因而可被解释乃至掌控的根基。然而,这种将生命意义问题降维为信息处理问题的尝试,从起点上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无论他如何转换提问方式,抑或旁敲侧击,计算系统始终回避实质,最终仅以“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190)作为回应,将其深刻的生死叩问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他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作为“外部大脑的计算机,期望这台理性的造物能提供关于死亡的客观真理。这种期望本身,体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错位:即认为通过累积足够多的关于死亡的客观信息数据,就能理解死亡,从而消解其带来的焦虑。小说中他反复地调用死亡数据库,查找名人的死亡事件与临终遗言,甚至细究美国总统的死因。<sup>1</sup>巴恩斯在此精准地

1 参见 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丁林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179-182页。

批判了信息时代的认知谬误：将“知识”（knowledge）等同于“智慧”（wisdom），将信息占有等同于意义获得。格雷格利的困扰随着数据积累而加剧，正说明关于死亡的客观知识不仅无法缓解主观的死亡焦虑，反而可能因其客观庞杂而无法统合，进而加深个体的疏离与无助。人工智能在此暴露出其内在的局限：它擅长处理“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却完全无力应对“意味着什么”的价值性追问，而后者正是死亡焦虑的核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揭示出在背后回答问题的实则是人类。下班的工作人员相互交谈今日的服务对象，暗自嘲讽格雷格利这个难缠的用户为倔驴子。这一情节设计彻底戳破了技术全能的神话。它暗示所谓客观真理的源头，最终依然是人类主观性的集合或操纵；所谓的人工智能自主性，在应对人类终极问题时，依然是一系列由人类本身精心编程的反馈机制，甚至是一种被崇高化后维持社会秩序或提供心理安慰的客体。巴恩斯在80年代作出的这一想象，在当今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时代，读来更具预警色彩：我们赋予技术的权威，很可能只是我们自身渴望权威投射的镜像。最终，在依赖于计算机的外部求索均告失效后，格雷格利在犹豫中向母亲婕恩提出了三个根本性问题：“死亡是否是绝对的？宗教是否有意义？人是否可以自杀？”（220）分别对应了死亡的事实性、超越的可能性以及生命的自主权边界。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人类存在的本质，所以共同构成了现代世俗个体面对死亡时的核心伦理困境。婕恩斩钉截铁地给出否定的答案。这些答案无关对错，既非源于书本知识，也非来自计算机的运算结果，而是源于其漫长生命历程中淬炼出的具身认知，让格雷格利感觉仿佛“三颗牙被拔了出来”，伴随着一种“没有痛苦”（220）的如释重负。这一身体性的解脱标志着他理性探寻路径的最终破产，也暗示着终于他领悟到母亲基于叙事勇气之上的具身智慧。婕恩通过自身作为伦理榜样影响格雷格利，在代际维度上进行伦理教育，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生命叙事的伦理延续。

《凝视太阳》超越了女性成长史的单一维度，通过婕恩的生命实践，直指死亡议题与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辨与伦理内核。小说通过对比婕恩与其子格雷格利面对衰老与死亡的不同态度，展现了两种伦理选择路径：婕恩通过具身化的生命体验（以飞行器为载体）实现了对死亡的伦理回应，而格雷格利则沉溺于计算机技术对死亡问题的理性求解，最终陷入存在困顿。

这一对比揭示了技术理性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的根本局限。作家批判了将衰老问题简化为技术解决方案的倾向，指出这种依赖非但不能带来解放，反而会加剧主体的异化。基于此，小说建构了一种以“叙事勇气”为核心的老龄伦理范式。叙事勇气将勇气从一种宏大的英雄品质，重塑为平凡个体面对生命有限性的内在实践动力。它要求个体在直面时间流逝与身体衰退的同时，依然保持对生命意义的确信与创造激情，通过主动整合自身生命经

验，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叙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体验面临被数据覆盖的风险，老龄群体更易被简化为社会问题。而《凝视太阳》的伦理启示正在于：唯有凭借叙事勇气，坦然接纳衰老、凝视死亡，对生命经验进行持续的叙事整合，才能彰显生命晚期不可消解的伦理价值，最终实现从个体存在哲思向社会伦理关怀的深化。

##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3.]
- 朱利安·巴恩斯：《凝视太阳》，丁林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Barnes, Julian. *Staring at the Sun*, translated by Ding Lingpe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 . *Staring at the Sun*. London: Vintage Book, 2019.
- Boswell, James.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Vol.1. London: Charles Dilly, 1791.
- Brukner, D.J.R. "Planned Parenthood of the Novel."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2 April 1987. 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01/02/25/specials/barnes-staring.html>. Accessed 16 Jan.2025.
- Childs, Peter. et al.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Julian Barne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 英国 DK 出版社：《飞机全书：一部清晰可见的历史》，王亚男等译。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5年。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The Aircraft Books*, translated by Wang Yan et al. Beijing:Beihang UP.]
-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Durkheim, Émil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Feng Yunw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樊浩：“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探索与争鸣》1（2023）：71-80。  
[Fan Hao. "The Ethics Revolution to Shape an Aging Civilization." *Explorations and Free Views* 1 (2023): 71-80.]
- Fuentes, Carlos. "The Enchanting Blue Yonde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2 April 1987. 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01/02/25/specials/barnes-staring.html>. Accessed 16 Jan. 2025.
- 郭笑雨：“践行积极老龄观：老年形象、老龄文明与伦理进路”，《云梦学刊》3（2024）：104-115。  
[Guo Xiaoyu. "The Practice of View on Positive Aging: Images of the Elderly, Aging Civilization and Ethic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Yunmeng* 3 (2024): 104-115.]

- 韩加明编：《欧美文学论丛·第十辑：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Han Jiaming ed. *European & American Literature Series 10: Studies in the Bildungsroman*. Beijing: Renmin Press, 2015.]
- Miller, William Ian. *The Mystery of Courage*.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0.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2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 林斌：“老龄化的文学表征与身份政治——‘成熟小说’之源流探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2018）：28-35。  
[Lin B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and Identity Politics of Ageing: Probing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ifungsroman."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2 (2018): 28-35.]
- 李晶：“当代美国戏剧的老龄伦理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21）：114-119。  
[Li Jing. "A Study on Gerontological Eth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ater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21): 114-119.]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Plato. *Platonis Opera*, translated by Wang Xiaochao. Beijing: Renmin Press, 2015.]
- Wareham, C. S. *Cambridge Handbook: Ageing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22.
- 周琛：“‘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学海》4（2016）：178-183。  
[Zhou Chen. "The Ethical Form in Aging Society." *Academia Bimestrie* 4 (2016): 178-183.]
- Zim, Hebert S. *Rockets and Je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5.